



朱元璋演義

殺少舫 演出本 徐堯珍 整理

传统评书

朱元璋演义

下 册

段少舫 演出本

徐雯珍 整 理

中国曲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朱元璋演义 (下册)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32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

1983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27·028 定价1.20元

目 次

第四十三回	张元帅让贤荐国士 西吴王创业请高人	1
第四十四回	择贤主名士论英雄 求良帅吴王吐诚意	16
第四十五回	达里金八卦洞丧生 于金彪茅家集违礼	31
第四十六回	威风凛凛登台拜帅 军法森森校场点兵	41
第四十七回	于金彪带酒闯辕门 胡大海挥泪祭法场	53
第四十八回	将帅赌头争帅印 师生对阵动干戈	66
第四十九回	于金彪穿营驰惊马 胡大海扯谎骗元首	79
第五十回	徐国显计调沂泉枪 李善长巧取金兰谱	91
第五十一回	逛滁州太师探军情 布迷阵元帅攻心术	105

第五十二回	卖奇货徐方骗顾主 堵城门华云欺豪客	117
第五十三回	徐元帅劝降苦用心 于将军知恩深悔过	128
第五十四回	徐国显施计保嬰隘 丁德兴奉命调宝枪	137
第五十五回	朱元璋假斩张天佐 张兴祖真战老太师	148
第五十六回	老太师枉用害徒计 大元帅空费救师心	160
第五十七回	乱石山反王赴宴会 百梁楼豪杰显身手	174
第五十八回	相瘦猴石击李德才 通臂猿剑锁南汉王	184
第五十九回	乱箭攒身江忠殉国 飞石打人沐英救父	196
第六十回	徐元帅派令救王驾 傅将军横刀阻援兵	208
第六十一回	洪县王识时归义师 西吴将舍命攻山口	218
第六十二回	豪良县兽中王毙命 霸王楼于家虎遭殃	225
第六十三回	闹水灾孝子救母 设书房贤妻教夫	240
第六十四回	常遇春攻山越障碍 陈友谅败阵夺渔舟	254

第六十五回	李善长说降巢湖王 常遇春飞跃采石矶	265
第六十六回	徐元帅分兵略地 宁将军侍勇守关	279
第六十七回	宁国彪临阵认弟 常遇春过关探母	289
第六十八回	明大义老夫人责儿 赴战阵小英雄见父	300
第六十九回	金云娘千里寻亲人 胡得济单身入奇阵	313
第七十回	宁国彪送母回故里 常遇春奉命攻太平	325
第七十一回	赚城门虎将遇险 解危难孩童临阵	340
第七十二回	赛灶王计劫军粮车 小英雄力架千斤锤	346
第七十三回	刘军师虎穴制敌 朱贤王病中遇刺	358
第七十四回	吊亡兄群雄入险地 救盟弟豪杰露真形	369
第七十五回	护手钩迎敌三节棍 小月屯再现陆家庄	381
第七十六回	翁士杰虎洞得幼儿 胡大海绝处会义子	394
第七十七回	胡强力夺三节棍 常茂飞抓火葫芦	405

第七十八回	武殿章走马收虎将 赛孟良入山献地图	416
第七十九回	刘伯温轻取喧哗山 朱元璋强攻金陵城	429
第八十回	西吴军鄱阳湖激战 朱元璋应天府登基	446
整理后记		465

第四十三回

张元帅让贤荐国士 西吴王创业请高人

上回书说到张占山的军师李德才率领人马将小张庄团团围住。众兵丁弯弓搭箭，单等李德才一声令下，就要放箭烧庄。正在这时，一个探马跑得满头大汗来到李德才面前：

“报，西吴元帅张玉带领大队人马追来了！”

张玉怎么现在才到呢？原来朱元璋的马一落荒，张元帅便派汤和、邓俞、于金彪、胡大海率五百兵丁抄近路取滁州，去解救郭光卿、李文忠和郭英，他自己带领其余将领和五百兵丁追了下来。朱元璋那匹受惊的马，如同离弦的箭，眨眼间跑得无影无踪了。张玉等人追到三岔路口可就犯难了：主公往哪条路上去了？张玉在马上辨了辨方向，带人往南追了下去。走了一程，看前面是一座大山，迎面走过来一个猎人。张玉派人把猎人叫到马前问道：“请问壮士，你看见有两员骑马的将官跑进这山里没有？”猎人说：“我从一大早就来到山上打猎，从来没看见有骑马的人进山。”张玉这才知走错了路，立即催马返回三岔路口，又往东追下来。这样一来工夫就大了，所以现在才到。

单说李德才听说张玉追来了，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中暗想：这一仗损失了几员大将，现在大王已死，军心浮动，若遇张玉的大军，必然不战自溃，只怕到那时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了，倒不如退回滁州，另谋良策。他打定主意，下令让众人带着张占山的尸首，离开小张庄向滁州撤去。不多时，张玉率领众人追来。张玉远远望见大队人马围住个村庄，人喊马嘶，尘土飞扬，心中明白了八九成，准是主公被围庄内。他立即传令：“诸位将军，随本帅前去解救主公！”说罢一马当先向小张庄奔去。眼看离庄门不远了，就见围庄的兵丁纷纷撤退。张玉心中惦记着朱元璋的安危，顾不得追赶敌兵。来到庄前一看，吊桥高悬，庄门紧闭，却不见护庄之人。后边队伍跟了上来，他便叫中军前去询问。中军来到护庄河边，高声喊道：“庄内的兄弟，请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时从垛口上伸出几个脑袋，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中军说：“我们是西吴王驾下的。我家元帅是前来寻找主公的。”中军说到这里，只见城上呼啦一下，站出一大片庄丁。庄丁们乱哄哄地说：“这可好了，快去禀报张员外。”“咱哥儿们命大，救星到了。”“瞧那西吴的人马，多威武呀！”有人传话进去，朱元璋闻听张玉到了，如同天上掉下一个活菩萨，喜得他不知如何是好，立即同张员外、姚猛、徐方出庄迎接。君臣见面，欣喜不尽，张员外设筵为朱元璋君臣压惊，不再细表。

第二天，朱元璋和张玉正在商量如何破滁州，中军来报：“汤将军差人来报，他们已战败李德才取得滁州，救出郭员外，迎接主公进城安民。”朱元璋辞别了张员外，带着姚猛、徐方来到滁州。简短截说，朱元璋在滁州，点仓查库，出榜安民，大排盛筵，一方面是给舅父郭光卿、七弟郭英、外甥李文忠压惊，一方面是给众将庆功。酒席宴上，朱元璋封

郭光卿为滁州王，众人给郭光卿贺喜。此后，滁州城庆贺三天，然后元帅派出各路探马，探听军情，朱元璋已将家眷接来，夫妻团圆，姐弟相会，郭光卿心里别提多高兴。遵照朱元璋的安排，全军将士在滁州休息操练人马，养精蓄锐，准备再战。

这一天，朱元璋与李善长正在王府书房吃茶，忽见张玉挑帘进来。张玉见礼已毕，在左侧坐下。朱元璋问道：“元帅此来，有何大事议论？”张元帅说：“适才探马禀报，说元朝至正天子命脱脱挂帅，带兵南下攻取滁州。脱脱领兵二十万，离了京城直奔滁州而来。”朱元璋闻听心中一惊，对张玉说：“常言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请元帅速作安排，准备迎敌。”张元帅说：“臣已作了安排。但有一事需要禀明：前者臣在于桥镇时，蒙主公错爱封为元帅，自知才疏学浅，不称其职，也曾言明只能做一郡之领将。如今我西吴雄踞大江以北，绝非一郡之地，兵过四十万，战将近千员，臣虽有治军之志，但力不从心。脱脱带兵南下，其势浩大，臣才能有限，恐误了军国大事，臣请求退位让贤，愿听调遣。”西吴王听罢沉思片刻说：“张元帅，你的难处本王也知道，可是，脱脱大军不久就到，若是别求元帅，恐怕来不及了。元帅既愿退位，你看诸战将中何人堪当其职？只要元帅保举，本王即当重用。”张元帅微微一笑说：“非是微臣藐视众人，诸将中无人能任其职。”西吴王说：“既然如此，张元帅权领帅印，本王慢慢得贤之后再做商量。”张玉一笑说：“主公，微臣已经为我主选好了一位元帅，他的才能胜我百倍。”“老元帅，不知你选的这个人是谁呢？”张玉说：“他就是北国元帅脱脱太师的第一个门生，姓徐名达字国显。此人胸怀锦绣，腹隐珠玑，运筹帷幄之中，决

胜千里之外，有经天纬地之才，治国安邦之略，六韬三略，孙子兵法，无一不通，排兵布阵无一不精。其人敢比成汤之伊尹，齐国之管仲，兴周八百载之姜吕望，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倘若挂印为帅，执掌兵权，哪怕敌军压境！主公若得此人，定能平定天下，一统山河。”西吴王闻听徐达二字，叹了口气：“哎！徐达的才能我也知道，不过要把他请到西吴来，恐怕不易办到。第一，我跟徐达素不相识；第二，那徐达是当年元朝的红袍元帅，又是脱脱的门生。你想啊，他怎能割断师生之情、君臣之义，前来助我呢？”张玉含笑道：“主公，徐达的底细微臣已经摸清了，他在朝当官，目睹耳闻朝廷昏庸残暴，忠奸不分，对百姓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早已料到这个腐败的朝廷不久就会土崩瓦解，曾多次劝说脱脱，不要为虎作伥，与百姓为敌。脱脱哪里肯听，师生为此不和。那年脱脱在京城假设武科场，要用十条绝后计陷害天下英雄，徐达得知，跪在脱脱面前苦苦进谏，言说损兵马，耗钱粮，费国帑，遭民怨，事若不成，反而生乱。脱脱不纳其言，徐达一怒之下辞职还家，退归林下，隐居在广泰庄。想当初周文王渭水访贤，刘玄德三顾茅庐，难道主公您就不能学一学这些古人吗？”对张玉这种忠贞无二，豁达大度，西吴王心中十分感动。事关重大，一向谨慎的朱元璋没有立即决定，他对张玉、李善长说：“请徐达出山拜帅是军中大事，惟恐诸将只知有张玉，不知有徐达，倘若将帅不和，乃是取乱之道，莫若把此事先与诸将当面讲明，若大家拥戴再请不迟。”二人都同意这样做，于是传下话去，全军战将议论三天。到了第三天，朱元璋升坐银安殿，聚集诸位将官商议聘请徐达之事。朱元璋说：“前者本王与张元帅商议聘请徐达出山，

为我西吴总督兵马，抵挡元朝大兵。本王惟恐诸位将军中有不同意者，到那时将帅不和，自生其乱。故而特令诸位将军商议三天，如果大家不愿聘请徐达，此事就作罢论。”众将闻听，齐声说道：“徐达乃当今奇才，主公若得此人，便是如鱼得水，如虎生翼，哪怕元朝不灭，各国不平。”诸将中并无一人反对，西吴王这才决意聘请徐达出山。

正在这时，刘伯温从襄阳九郡归来。西吴王就把张玉辞帅荐帅的事对刘伯温讲了一遍。刘伯温闻听十分高兴，对西吴王说：“张元帅是一位君子，忠厚老成，对朋友真心诚意，但是年高才短，难当灭元救民的大任。徐达徐国显是个难得的人才，贫道心中早有此人了，只是因为张元帅在位，不便多言。张元帅既然让位，我也赞成由徐达统帅全军。”朱元璋一听，请徐达的决心更坚定了。第二天吩咐备一份厚礼，点二百亲兵，他要亲自去请徐国显。将动身时，刘伯温说：“主公，去请徐公，一不能带兵，二不能带礼，只能乔装前去。”朱元璋问：“这却是为何？”“想那广泰庄虽然离滁州只有百里之遥，可附近都是元军管辖之地，如果您带兵前去，必然要引起敌人的注意。依贫道之见，您只能带一两名保驾武将，乔装改扮，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广泰庄。”张玉闻听此言应声说道：“老夫不才，愿保驾前往。”西吴王望了望满头白发的张玉，心说老元帅偌大年纪，又是隆冬季节，路途之上多有不便，再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若带着李善长先生前去，他有韬略，有口才，倒是合适，可是他是个文官，万一路途上出点麻烦，他是无能为力的。朱元璋正在犹豫，一眼看见了胡大海，心中便有了主意，对张玉说：“张元帅，我想你还是留守滁州，让伯温军师帮助你守城。我带二哥胡大海前去吧！”

朱元璋为什么要带胡大海呢？这叫知兄莫如弟，他知道胡大海这个人总好无事生非，自己不在谁也管不了他，带了他去，可省去元帅和军师许多麻烦。胡大海这个人平时整天价吃饱了就睡觉养膘，听说西吴王要带他去请徐达，可就发上愁了。心里琢磨：怎么单叫我跟着去，这不是要我的好看吗？外边天阴得象锅底一样，来回二百多里，万一碰上元军，我哪里是人家的对手！我不能去，我得好好地和四弟说说。想到这儿，他站起来说：“哎呀，我可不行啊，我大字不认，拙嘴笨腮的哪干得了这个事呀，请贤可是要嘴皮子的事，咱可干不了，你还是挑个别人吧。”朱元璋说：“二哥你就甭推了，咱们哥儿俩一齐去这是表明对人家的尊重，如果大哥在这里，我就不会要你去了。”胡大海一听朱元璋提到大哥，心里咯噔一下。为什么哪？因为大哥武殿章为了他们兄弟的性命，被困在京城，到现在生死不明。平日兄弟们遇到分争之事，只要一提大哥，谁都不争不闹了。今天朱元璋无意中提了一句大哥，胡大海也就不再说下去了，他问西吴王：“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哪？”朱元璋说：“我求贤若渴，心急似箭，既然二哥你没有别的事，咱们马上动身。”胡大海一咧嘴：“主公，外边可飞雪花啦。”“下点雪有什么关系？”胡大海没好气地说：“既然如此，咱们马上就走。”张玉说：“你们出滁州上西北大道，望着山走，往远说也就是一百多里地。”胡大海说：“就这一百多里地，沿途元军设有防地，万一出点事，怎么办？”你别看胡大海粗鲁，到重要的时刻，他粗中有细，心眼是满多的。他这么一提，郭英、汤和、华云都争着要去。张玉说：“众位将军不必争了，本帅已有安排。主公只管放心前去，我派出暗探隐于途中，一旦有事，飞报滁州，援军即刻可到。”这么一说胡大海

也就不再提什么了。这哥儿俩出门上马，直奔广泰庄而去。

朱元璋和胡大海各骑一匹好马，穿林过岭，顶着嗖嗖的西北风来到飞熊山下。这广泰庄就座落在飞熊山的山环里边，弟兄二人停住了马，都舒了一口气。这时，从飞熊山的小道上下来一个樵夫，头戴卷沿毡帽，身穿青布棉袄，肩挑着柴担，一边走一边唱着山歌。朱元璋侧耳细听。他唱得是：

我村有英贤，胸怀十三篇，久有凌云志，肝胆
照河山。盐车困良骥，蛟龙卧沙滩，生不逢尧舜，
时来待何年？

朱元璋听得真切，心中暗想：看来这广泰庄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样一个打柴的樵夫竟能出口成章，那徐国显又当怎么样呢？他赶紧下马，紧走几步来到樵夫面前，一抱拳：“这位樵哥请了。”樵夫见有人搭话，赶忙止步停身：“啊，这位壮士您可是唤我吗？”“正是。”“您有什么事吗？”“请问前边可是广泰庄？”“对对对，您一直往西，到了上坎西边就是广泰庄。”“那徐达徐国显可在此庄居住？”“嘿嘿，您可算打听着了，庄内大街中间路北有一家灰门楼，那便是徐达的府宅。”“多谢樵哥指引。”“壮士不必客气，咱们有缘再会吧！”樵夫挑担走了。

西吴王朱元璋和胡大海又走了三里多地，才来到北山坡下，这儿坐北朝南三间北房，外边用篱笆围着，房前挂着茶幌子。对着这座茶馆，正南是一片山，有一条小路可上。二位骑马上了山坡，往西观看，好大一座村庄。往前走到村东口，瞧对面一棵树上挂着个木牌子，上有三个字：“广泰庄”。君臣二人进了村口，顺着东西大道，又走了半里来地，就见坐北向南有一座宅子，前边是广亮大门，门边有懒凳，当中

挂着一个大门灯，对面影壁墙是磨砖对缝。二人迈步上了台阶，进了过道，来到门房前站住身形。朱元璋大声问道：“门上哪位回事？”言犹未尽，打里边走出一位年迈的老人，只见他发似三冬雪，须如九月霜，满面皱纹堆垒，头戴甩头疙瘩青毡帽，身穿青棉袄，足蹬白袜青鞋，精神朗朗。朱元璋赶紧上前，双手抱拳：“老人家借光了，请问此处可是徐国显徐公的府第吗？”老人上下打量了一眼朱元璋，见来人相貌堂堂，正在壮年，穿一身便服，紫缎子扎巾箭袖，黄色鸾带束腰，闪披一件紫缎子斗篷，上绣白色团花。老人家摸不清这是个干什么的人，慢慢腾腾答应着：“是啊，徐员外就是我们家的主人，你找他有事吗？”朱元璋瞧了瞧四外无人，低声说道：“老哥哥，我们是从滁州来的，我姓朱名元璋字国瑞。”用手一指胡大海：“这位是我二哥胡大海，我们来到贵庄是特意向徐公讨教的，求老哥哥替我们禀报一声。”“噢，原来你们是来访我家员外的，这可真不凑巧，我家员外午饭后刚刚出去会友赏雪去了。临走之时告诉小老儿，他更初才回来，你们要等到天黑才能等到哇。”朱元璋心想，这回可麻烦了，怎么人家刚走我们就来了呢？要说等着吧，夜幕将垂，雪花飘飘，一直等到天黑半夜可也真够劲的；要说走吧，又觉着怪可惜的，顶风冒雪好不容易来一趟，没见着徐达就回去也不好说话。西吴王回头看了看胡大海，表面上和他商量商量是走还是不走，实际上是想找个台阶进去等候。他问道：“二哥，徐贤士更初才能回来，我们是等他，还是回去呀？”胡大海早就冻得够呛了。一听朱元璋问他，赶紧说：“我看咱们还是先回去吧，在这儿等着多冷啊！”朱元璋又看了看那位老人家，人家跟没听见一样，根本没搭这个茬。那意思好象

是：我不管你冷不冷，爱等你就站在那儿等着；不爱等你就走你的呗！西吴王一瞧人家没给台阶下，那就干脆回去吧：“老哥哥，那么我们就先回去了，明天我们还来，徐公回来的时候请您转告他，就说我朱元璋来过了。”老头很冷淡地说：“啊，我知道了。”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胡大海这个气，说：“好不容易来到了广泰庄，人家还没在家，真倒霉，来回白跑二百多里地。挨了阵子冻还生了一肚子窝囊气。”朱元璋说：“二哥别说了！咱们走吧。”弟兄二人转身返回滁州。

第二天，这雪就下得半尺多厚了，朱元璋大老早的就来找胡大海：“二哥，咱们还得去呀。”胡大海真是懒得动弹：“哎呀，我说主公，这么大的雪怎么走啊？咱们改日去不行吗？”“二哥，咱们昨天跟人家说今天准到，如果不去岂不是失信了吗？”胡大海说：“好，那咱们就走。下刀子顶着锅也去！”说着话弟兄二人来到外边，认镫扳鞍跨上马就出来了。今天雪还在下，北风呜呜地吹，二人顶风冒雪，费了好大的劲才来到了广泰庄。一进庄口，朱元璋就瞧见昨天开门的那个老家人正在门前扫雪呢。他赶紧下马，拉着马来到老家人切近，满面堆笑：“老哥哥您早哇？您可曾转告给徐公了吗？”老家人带搭不理地说：“啊，对不起呀，我们员外昨天没回来。”胡大海一听，得，又白来了，真丧气：“哎，我说老头，你们主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老家人一听胡大海说话带刺就更不耐烦了，他看了看胡大海把脸往下一耷拉：“嗯，我也说不上，他出去要是遇上了好朋友那就更没准儿了，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也许一月半月，再说就没头了，还兴住个一年半载的呢。”胡大海一听这话差点没把鼻子气歪喽：“哎，老头，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想让你告诉我们一个准

日子，省着我们来回白跑道，你可倒好，一句有用的也没有说，说了一大堆都是没准的话，这不是成心吗？”老家人一听这话更火了：“你白跑不白跑的，我管得着吗？你有气自己去找哇，跟我发什么火呀？真是岂有此理！”胡大海刚要瞪眼，西吴王赶紧上前挡住：“二哥，咱们是来访贤的，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他回身说道：“老人家您也不要着急，既然昨天徐公没回来，那我们就明天再来。二哥，咱们先回去吧。”胡大海一听，说：“怎么着，明天还来？你可真有这份瘾哪！大冷的天，一个来回就是二百多里地，冻得手脚发麻，耳朵肿得跟琉璃似的，把嘴唇冻得都不会说话了，要是天天白来呀，这罪还有头吗？照这样一辈子也见不着徐达。干脆，我出个主意吧，按照我的主意办，我就不信请不出徐达来。”“这么说二哥你一定有办法啦？”胡大海说：“那当然了，也不是跟你吹，我要是请不出徐达来我就不姓胡。”“二哥您既有办法为什么不早说呢？”“我早说你能听吗？”“那好，二哥你就说吧，你的办法要真行我就依你的。”老胡说：“要依着我呀，就先把这个老苍头暴打一顿，然后让我架起火来烧，堵着门口骂，我要骂不出他徐达来就算他有能耐！”朱元璋一听，把袖子一甩，脸往下一沉：“二哥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咱们请还请不出来呢，哪能堵着门口骂，架起火来烧呢，你这不是胡来吗？想当年管仲访贤五返而不遇，刘、关、张也曾三顾茅庐，何况你我兄弟呢？漫说二次不见，就是十次八次我朱元璋也决不灰心！”胡大海把嘴一撇：“你不灰心？你那是血迷心窍了。依我看那徐达他也不准是没在家，而是他没什么能耐，不敢出来见咱们就是了，照这样等，甭说请，一辈子连面咱也见不着他的，要不然你就闪开，听我骂骂试试。”说着他这就要骂，